

# 拼板舟上的男人們

——Ipanga na 1001 跨越號



文·攝影／林建享（獨立製片製作人）

大雨滂沱 閃電雷雨交加  
我們的大船 在最後划到大直橋之前  
基隆河面被這兩水激成一片銀白  
四下迷蒙的我們划著 划著  
我用力的告訴自己  
這不是夢 是真真實實的場景  
然而 我們的大船  
卻好似飛行般的於這銀白之水  
彷彿 是回到了在蘭嶼的海  
因為 出發前幾天的某午晚  
我們的大船 在蘭嶼的海線划時  
也是如此般的大雨下著  
當時銀白的海上 不見四野  
恍若夢境的 而想著想著  
是夢 是場夢吧  
我們的大船 划在夢裡 划往夢外  
  
最後 最後在這基隆河上的航行時  
我終於知道  
所謂的梦想 堪稱梦想的真正的夢想  
是在做完它 回首望去時  
卻是一場更像夢的 真真正正的夢

我們的大船 Ipanga na 1001 跨越號

2007年7月31日 划到了台北大直橋

更多訊息請詳參部落格

<http://keeprowing.blogspot.com/>

## 在夢想與浪漫的擺盪之後， 我回到了現實……。

Ipanga na 1001 跨越號，在2007年7月31日划到台北的大直橋下上岸之後，許多人問我：「為什麼划拼板船這樣的文化活動，還要付費請達悟族人來划呢？」我照例的把這問題轉問了我的夥伴 Shyaman Fengayin（郭健平），要他給我答案，好讓我能去回答這些問題。他很嚴肅的說明如下：「對達悟的男人來說，划船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捕撈漁獲，生產食物餵飽全家人的肚皮……。拼板大船有許多的相關，但就是沒有娛樂、玩耍這件事的」。答案很完美，我之後依此回答了所有的相關問題。甚至還加註我的見解：「可以嗎？就像以前開計程車的一樣，喀拉拉……，碼錶扳下去，跑多遠就跳多少錢……」。有了錢，一樣可以換取食物餵飽家人。

我的說明不但有配音還帶動作。是的，這群



划船的達悟男人們，正是在計程車還沒改換電子計錶的年代，來到台灣投入勞動工作的世代。他們認真的計算著要划的距離以及所付出的體力與時間，想著要如何與我這「老闆」談價錢……。「划船就像去國家劇院的表演演出，有賣票給觀眾的……。而且那麼遠又那麼久，很熱、很累ㄋㄟ。」「然後呢？」我說。「所以比較貴啊！」達悟男人們如此的回答。

但是，也很欣慰的是，有幾個參與划船的年輕世代青年，他們之後輾轉或直接來跟我說：「叔叔，我的同學們都很羨慕我有去划船，他們沒划過大船，啊很想划，如果之後要再划的話，能不能也給他們划，他們說他們可以不要錢……」。我聽了以後說：「厚……#@%\$，怎麼不早說，我們找經費找的要死！」。可他又回我說：「不行啦！那

是阿公們，還有爸爸叔叔伯伯他們賺錢的機會，我們可以在台灣工作賺錢，啊他們比較沒有可能去台灣……」。這些就是有時候會讓人心疼的達悟新生代年輕人，他們很有禮貌，而且重倫理。「……沒划過大船，啊很想划……」。我感受到了拼板大船的文化在他們身上的希望。就像計程車上的碼表，不管機械的或電子的，時代一直在向前跳錶中……。

## 沒有文字的民族……； 我們總是這麼說的。

時間回到了我在1989年，第一次到達蘭嶼拍紀錄片的第一天。飛魚季節裡，來到了初識剛返鄉的夏曼·藍波安的家裡涼台上。夏曼與他父親併坐同邊在我左右，有一搭沒一搭的在我兩耳邊說著我聽



這是出發前最後一次的練划，大家說今天要颯船，我掙扎著要一起划船還是拍照……。結果他們颯到時速將近七節，而我拍了這張快樂拼板舟上的男人們。

不懂的語言。我納悶的心想著：「這兩人在對話嗎？說話怎麼不用看著對方呢？」一群人四方跼坐，聽得懂與聽不懂的國語與達悟語音，或高揚急促，或低沉平緩的流竄在熱熱初夏的空氣中……。午晚日沉，實在忍不住而詢問健平：「他們是在對話嗎？」「是啊！」「喔??？」「談什麼??」「談選舉要去拉票的事…」「選舉??！」。我更納悶了，這古老的語言裡有這些字彙嗎……？

父親：我孫子的父親，你要去捕魚，讓我隨你出海幫做些事，以盼可多些魚的收穫。

夏曼：我孩子的祖父啊，您那厚繭的雙手所教會我的各種捕魚的技巧，我已熟練，我自己也能捕到很多魚的。

父親：雖我老朽，但洋流潮汐的變化是我所深知的，也都總是知道魚兒們喜好棲息的礁石岩洞在哪裡的啊！

夏曼：變幻莫測的浪況天候我會小心的，您的船就好好泊在灘頭吧，我也會將您的叮嚀也停放在我的心裡的。

父親：或我無力助你划船，但若海水淹入你的船，老邁的我好歹還可以幫你舀水出去，不致使抓到的漁獲流失，讓我們能滿載回航……。

就這樣，理解後的內容大約是如此的。用要去捕魚這件事比喻去為選舉拉票；描述對洋流潮汐與海底地形的熟悉，是形容對部落社會脈絡的掌握；而天候浪況的判斷是對人際關係的知曉……。那有一搭沒一搭的，我聽不懂的對話，討論的是現代政治選舉操作，但語詞往來卻又是如此的深沉優美，這是我所初識的蘭嶼。

回想著20年前涼亭上的男人對話，再看著這一

堆20年後海上一起划船的男人們，他們總能不斷地教著我這個自認為是文明的人，一些深情與深義的道理。不僅只此，沒有文字的達悟民族，語彙中的視覺描述更是令人佩服。已故的人類學家劉斌雄教授曾說：「蘭嶼，是一座有魔力的島……」。有一天，拍片中我又聽到了一個字彙，是關於電影……

「叔叔，電影……，你們的那個話怎麼說？」

「喔！『#@!%\*!.....』」

「等一下，慢一點……。」

「嗯，ba-ji-la-ji-la-inn；bajilajilainn! la~~ la~~舌頭要顫…！」



這是划往台東的航程，在下午的黑潮洋流中，我終於瞭解了老人說的：「像沙拉油的海」，會黏著船槳，拖住船的速度，划起來很辛苦。



了不起的民族，我心裡想著：沒什麼語彙情境是他們兜不出來的；當時初到蘭嶼的我的好奇與不懂，總能發現許多的樂趣。但我折服了，我的專業本行「電影」，達悟語是這麼形容詮釋的——

「啊那個太陽很大的時候對不對，啊那時候天上也有很多雲啊，還有那個風，風也很大啊，那個雲就會一直跑啊，對不對！地上就會有那個黑黑的影子一下有一下沒有的跑來跑去啊，一下亮亮的，一下暗暗的，對不對？就很像那個電影啊，光的那個影子一直變來變去的，一直換……」。

是的，我後來都很驕傲的告訴人家，我很懂的

電影在這島上是被這樣比喻形容的：「如雲影橫移大地！」。對啊，這就是魔力，這個島會重新教你怎麼去用你的眼睛、耳朵、鼻子、皮膚……，然後轉換成影像，再轉換成語言詞彙去描述去說明白，用點心思，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有時候，有一點點的可以像是所謂的詩人。

島嶼時光，在我後來的日子裡，漸漸的，拍攝工作就跟晃蕩悠遊分不清了。有時跟在山林亂走，有時跟著島上朋友下海漂流幫措漁獲。慢慢的能想像著達悟的祖輩們，要用雙手、工具、智慧巧思，一一造就實踐去完成那些人類學家們表列的物質文化財產清單時，肯定整輩子一定活得很忙。總之，小小的島嶼大大的海，就擔養著這一群人。自然環境的物質生料，如何被達悟民族世代鍛造的文明，



在東河鄉金樽漁港外灘頭，划船雖然很辛苦，照相卻是開心的，大家都有笑容，「大船也跟著笑」他們說。



Shyaman Fengayin (郭健平)。與健平一起做這件事，是我想做什麼、推動什麼，都是與他討論過才能確定的。



Si ngalewas (謝忠信)。神奇的斧頭，砍樹、造舟、切西瓜、削鉛筆都用它，削的時候斧頭不動鉛筆動。

轉換成生命存活所需的一切資源；從實用到美感，斧鑿歷歷。而不停被魔力洗鍊的我的靈魂，總會有些古怪的奇發異想；有時也就只是討了頓無趣的莫名訕笑，有時倒也靈光乍現的引惹議論想像。

### 關於船、造船……， 為什麼要划到台灣來呢？

迷戀著這魔力罩籠與陽光寵愛的島嶼。在1996年，這一次我碰上了島上跟著台灣熱鬧的端午節，年輕人開心的辦著划船賽事。《蘭嶼雙週刊》記載如下：

一場朗島史上首次舉行的划拼板舟比賽，6月26日於朗島港澳舉行，亦是繼豐年祭活動後推出登場的重頭戲，因而再度掀起島上一陣文化熱潮。活動為使村民都能參與，比賽項目分為青年組、壯年組、耆老組等三組進行。由於參賽人數眾多，因此在進行比賽間，發生船與船相撞、翻船或在划行時撞至礁石等的爆笑烏龍畫面、而頻頻傳出現場觀眾的尖笑聲。其中唯一參加壯年組賽的漢人林建享先生，成了現場活動的熱門焦點人物，這位先生划起船槳的姿勢，真不輸於參賽的當地鄉民，而以不錯的

成績進入總決賽……。

《蘭嶼雙週刊》1996-07-14

終於，我划到了期待已久的傳統拼板船。每年懇求叔叔哥哥們，讓我划他們的船是沒人肯的；「台灣的人，不會划船……」。此時的達悟人的臉上有文字的。年輕人慫恿我參賽，安慰我說：「翻船的話沒關係啲，我們一定會救你的！」。心裡想像的是漢人會有「爆笑烏龍的畫面」。然而，雖然快速的划完全程，也勝過了島上許多的同儕好友，但那來回近一公里的航程中，未曾經歷過的身心移動體驗，看著島，背向汪洋，岸上的人聲遠去，剩下自己的呼吸與船槳入水的清脆聲響，順風、側風、逆風、切風……，我終於知道了，風海人船是可以一體的，是可以優雅的……。眾目睽睽喧囂中把船推上灘頭時，我謙卑了，我認識了船，船認識了我，大海無聲，而大家則說：「你很會ㄟㄟ！」。這一年起，我成了可以被邀請一起去划大拼板船，一起捕魚的人。

不知多久遠的幾百餘年前，更大的達悟族人的大船，會在春夏交替的時節，往來航渡在巴士海峽南北兩邊的Ponsu no tao (人的島；達悟人對蘭



嶼的原稱)與Ivadan (巴丹島)之間，進行著物資的換取與通婚往來。口傳記憶的事蹟，依然在耆老們的思緒中不斷的被敘述著，被歌謠吟唱著。十九世紀末，日據初期的殖民政府接收島嶼時，驚見當時島上的生活樣貌，而將其定義為「雅美民族是人類原始生存型態的活化石」。於是將當時稱為「紅頭嶼」的蘭嶼，設定為專屬人類學研究的園區，刻意的封閉、阻絕蘭嶼與現代性接觸互動的可能。二戰後，國家政府的管理接踵而來。一個曾經是自給自足安適自在的社會，在時代的洪流中，成為非自願被統治的島嶼。1980年代，核能廢料儲存場的設置，更使蘭嶼被強迫著，直接掉落進入了核子時代裡；以及更晚近的國家公園、觀光經營的規劃想像。沒有人問過達悟民族的人們，你願不願意……。

最原本的，這是個因為生氣而產生的想法：每次去台灣抗議種種的島嶼事務，搭飛機都很貴；我們划船去好了，划進淡水河後換老人家們划，划到大稻埕開門，上岸走到總統府去問說：「核廢料什麼時候要搬走……?!」數年間，已有多艘蘭嶼大船為台灣的博物館或文化單位斥資購置。建造、收藏、表演展示；蘭嶼大船雖然成為達悟民族的文化資產，卻也都遠離了船之所以為船，最重要的做為「航行」的意義，而成為「文化展示」的物件。我們思考著讓大船能夠回返航行的計畫，想要藉此重構達悟民族古遠海洋文化中相關的口述歷史、傳統母語有關的語彙、語詞的採集整理；重建在地知識，以及海洋、航海等相關傳統智慧；造船工藝技術研究，以及相關的生態知識、禁忌系統、物質文化等等，並延伸去思考現代達悟海洋文化教育傳承的問題。

沒有飛行器的年代，不同的文明從海上被船舶承載移動往來。「只要是人都擁有權利去拜訪任

何一處有他同類的地方，雖然有表達及謀求互利的權利，但是不可強求且須以和平的方式進行……」。這是「人類的社交性國際法」。1539年，西班牙道明會的修士，在大航海的時代中所提出的。這是他對當時在基督宗教中，以神權教義去強制支配人群在生活地域與相關權利關係的反思。自主與尊嚴，是每一個從個人到人群之間所應彼此維護與尊重的。

我們的大船取名為：Ipanga na 1001跨越號。(ipanga na為名詞，有跨越之意，其動詞為ingana nga na意指：從這裡到那裡，再到那裡……。)前者表示移動；到許多的地方去……。而1001只是因為我們的大船超過了10公尺長……。

最後，繼續划繼續移動。我們想像著去101大樓的廣場，以最古老、最大的手工製造的物質文化，去和台灣最現代最巨大的物質文化對話；我們也想像著去高鐵的車站，以優雅和具有藝術美感造型的交通工具，去和台灣最科技最快速度的交通工具對話。我們的移動，不會只是物體，它還會有一個很遠很久遠的時空移動與心靈穿越的故事……。



本文作者

林建享

被取的達悟名：Si Salogasok  
形容詞意：跑來跑去；停不下來  
抽象指涉：很勤勞  
原語意：動得很厲害



展覽預告

「達悟拼板舟的詩歌與文學」特展

時間／2009. 7. 26～2010. 1. 31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 館外草皮及館內文學光廊